

汉语副词研究论集

第一辑

主 编 / 张谊生
副主编 / 宗守云

上海三联书店

汉语副词研究论集

第一辑

主 编 / 张谊生
副主编 / 宗守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副词研究论集. 第1辑/张谊生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8

ISBN 978-7-5426-4291-2

I. ①汉… II. ①张… III. ①汉语—副词—文集
IV. ①H14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634 号

汉语副词研究论集(第一辑)

主 编 / 张谊生

副 主 编 / 宗守云

责任编辑 / 杜 鹃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4

书 号 / ISBN 978-7-5426-4291-2/H·28

定 价 / 4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目 录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	刘丹青	1
估测义副词群的功能比较	邵敬敏	27
“都”与“也”在相关构式中的微殊与中和	巴 丹	42
现代汉语副词的评价视角分析	陈景元 高 佳	64
副词“只”的逻辑语义	陈振宇 刘 林	76
副词的界定问题评述	褚俊海	102
“时刻”的语法化 ——兼论汉语名词的副词化机制	丁 健	119
“未×”式副词的委婉用法及其由来	董秀芳	133
汉语“亲自”类副词的形成与发展	葛佳才	155
协同副词与范围副词“都”的共现模式	葛 婷	172
紧缩构式中的关联副词框架考察	皇甫素飞	183
时间副词“随时”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	康 健	197
副词“从来”语法特点的历时差异及其解释	匡鹏飞	216
极性程度副词“洞”、“雄”、“淫”的形成及其他	雷冬平	227
副词“恰恰”的情态意义	李劲荣	251
新加坡华语中的新兴程度副词“超” ——兼谈“超 X”的去词汇化现象	邵洪亮	268
情状副词的性质和范围	史金生 胡晓萍	284
多阶段语法化过程的术语系统刍议 ——建议增设“中间词”、“临界词”两个术语	王 珏	296

“能性否定+疑问代词”组配的主观小量评述及其

理解解析 吴为善 顾鸣镝 314

试论现代汉语时间副词的性质及分类 夏 群 330

“老”的认知隐喻分析

——汉语文化-隐喻语法体系建构

的尝试 颜力涛 柳英绿 342

试析非真值语义否定词“不”的附缀化倾向 张 斌 349

时间副词“快要”与“就要”的语义特征及虚化假设 张寒冰 368

程度副词“到顶”与“极顶”的功能、配合与成因

——兼论从述宾短语到程度副词的结构与

语义制约 张谊生 378

一个新兴的语用标记——“传” 赵 军 410

张家口方言轻量程度副词“可”的逆转性和趋利性 宗守云 423

“已经”的语用功能及句法表现 邹海清 434

后记 445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 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0. 释题

显赫范畴(Mighty Category),是语言库藏类型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语言库藏类型学(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是笔者倡设的语言类型学分支或一种研究视角(刘丹青 2011a)。这一分支注重语言中的形式手段库藏对语言类型特点的制约,认为一种语言的库藏中所拥有的语言形式手段及其语法属性会对一种语言的类型特点,尤其是该语言的形式和语义的关系类型,产生重大

* 本研究获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语言库藏类型学”的资助。初稿曾在中国语言类型学工作坊(香港大学 2011. 7. 21)、首届现代汉语副词学术研讨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2011. 10. 29)、“第四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论坛(徐州师范大学 2011. 12. 10)等处宣讲。其英文版曾在语法接口国际会议(Joint Symposium on the Interfaces of Grammar,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11. 10. 19)上报告,承蒙 Randy LaPolla、陆丙甫、Stephen Matthews、丁思志、张谊生、石定栩、金立鑫、黄正德、蔡维天等与会教授的讨论指教,并获唐正大、陈玉洁、王芳诸博士和博士生高再兰、白鸽、曹瑞炯、严艳群、盛益民等在本文写作修改中给予有益意见。谨一并致谢。发表前做了较大修改,尚存问题均归作者。

影响。因此,语言的库藏,特别是语法库藏,是塑造一种语言类型特点的根本成因之一。

传统的类型学调查研究,注重从范畴语义(含语用功能)出发,考察各种范畴义在不同语言中如何表达,即在不同的语法系统中如何实现(参看 Croft 2003 [1990], § 1.4)。这一传统视角,偏重于从语义到形式的视角。与此相类似的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的视角,关注哪些语义内容在语言中被形式手段凝固下来,从而得到范畴化(如 Taylor 1995)。这也是一种偏重从语义看形式的视角。而语言库藏类型学,重视形式和语义双向互动,尤其关注形式手段对语义范畴的制约,冀以弥补传统视角偏重从语义范畴到形式手段的局限。

传统的视角,多少都隐含一种前提——语义内容是跨语言共有的,区别只在于人类语言是否将它们用形式手段来加以范畴化。而库藏类型学更加注重形式对语义的反制,不仅关注语义内容在语法中是否得到表现、是否范畴化,而且要关注一种语言的语法库藏中有什么手段,这些手段的语法属性如何,会使语义得到怎样的表现,得到什么程度、什么性质的范畴化——成为核心范畴、扩展范畴,还是边缘范畴。

所谓显赫范畴,简单地说是 在一种语言中既凸显、又强势的范畴。可以定义如下:

假如某种范畴语义由语法化程度高或句法功能强大的形式手段表达,并且成为该手段所表达的核心(原型)语义,该范畴便成为该语言中既凸显又强势(prominent and powerful)的范畴,即显赫范畴。

这一定义包含几项关键点:

(一) 由语法化程度高或功能强大的手段表达的范畴,会在该语言中得到凸显,更容易获得直接表现。例如,焦点在匈牙利语、索马里语中因为有更多机会被语法表征而得到凸显。

(二) 显赫范畴的强势,指其所用形式手段具有很强的扩展力,能用来表达与其原型范畴相关而又不同的范畴,它们在其他语言中可能属于其他语义语用范畴。例如,在汉语某些方言中,话题结构和话题标记可以用作表达差比范畴的基本手段(详后)。

(三) 显赫范畴,必须是在该形式所表达的语义中占据原型地位或核心地位的范畴。例如,疑问是汉语疑问代词的核心功能,至于无定、全量等等,是疑问代词的扩展功能。

(四) 对于语法系统来说,成为显赫范畴的基本条件就是表达它的形式手段语法化程度高或句法功能强大。具体表现在强能产性(类推性)、使用强制性(productivity and obligation)和较多样的句法分布。由于虚词(封闭性词类)也可以视为语法手段,因此对于虚词来说,词汇化程度也是成为显赫范畴的一个条件。适用面广的特定句法位置和使用频率高的专用构式作为形式手段也是造成显赫范畴的有利条件。

(五) 显赫范畴意味着它们在心理层面是易被激活的、可及性高的范畴。

显赫范畴的功能扩展造成语义范畴在语法表征上存在核心(原型)范畴、扩展范畴和边缘范畴之分,使语言中形式和语义的对应关系比传统设想的更加复杂,也是在语言调查中容易产生认识偏误的地方。这正是设立库藏类型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以库藏类型学视角概括作者部分既往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实例,在几个语法层面举例性地分析汉语中的显赫范畴,重点关注显赫范畴的扩展能力。

§ 1. 汉语的显赫词类

1.1 动词作为显赫词类

实词不同于虚词和形态成分,本身不是依据语法化程度来判

定显赫度;实词词类作为语法范畴,主要根据语法功能是否强大这一标准来判断。

在汉语实词(或开放性词类)是否能够分类、如何勾勒汉语名动形等主要词类的分合模式等理论问题上,已有很多重要学者提出不同于传统词类观的观点,如高名凯(1953,1954,1963)主张汉语实词实际上不能明确分类;赵元任(1980[1968])等主张汉语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McCawley(1992)认为形容词连动词内的次类都算不上,根本就是动词;沈家煊(2007,2009)提出汉语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形成三个词类的套叠模式。这些都是很有见地、值得学界深思的理论成果。而在操作层面,大多数汉语语法学者、汉语教学体系、标注词类的词典和汉语计算机处理系统目前都区分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主要词类。我们的类型比较以这种共识为前提来进行。

刘丹青(2010a)主要以英语为比较对象,对汉语动词和名词的重要性及句法活跃度进行了探讨。名词和动词在一种语言里各有自己的作用,本身难以比较。这篇拙文所比较的,不是汉语的动词和名词,而是汉语和英语的相应词类。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相比于英语的名词,汉语名词功能较受限制;相比于英语动词,汉语动词的功能非常强大。由此,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提出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verby language),区别于英语的名词型语言(nouny language)。

上述拙文的比较,涉及了从大到小的各个语言单位层次和方面。文章讨论了单独成句的能力(包括许多种不同的功能句类),充当句内成分的功能和隐现情况(重要的词类多现难隐,不重要的词类易隐少现),在短语结构中的句法功能强弱(分布的大小和吸引修饰成分的能力大小),词类功能相互派生能力(词性互转能力)、词类习得优先度。比较的详情,请看刘丹青(2010a),兹不赘述。这里只从库藏类型学及显赫范畴的角度做一点补充

分析。

汉语动词在句法中的作用远比英语动词重要,而名词的成句和句法功能受到诸多限制,出现了大量英可名、汉须动,英须名、汉可动的情况。这正反映了汉语动词是一个显赫的词类范畴,符合句法功能强大的标准,而名词是相对英语语言名词更加弱势的范畴,无法完成在其他语言中可以由名词完成的功能。

在心理层面,显赫的词类是心理上更容易被激活的词类,因而在句法上也就更加活跃。

功能扩展也是显赫范畴的重要特征之一。词类的功能扩展,本质是一种转喻,如以表事物的名词指代相关的动作,或以表动作的动词指代相关的事物。转喻机制的特点是喻体比本体凸显,心理上容易激活,因此被用来转指相关但不够显赫、不易激活的本体。汉语动词可以自由地用作论元,而无论是句法上还是类型学上,做论元的原型词类是名词,做谓语的原型词类是动词。所以,动词自由地充当论元的本质是(显赫的)动词词类作为喻体转指(不够显赫的)名词。反之,汉语名词不像英语名词那样可以大量地转做谓语(英语中称为去名词化的动词 *denominal verbs*,见 Clark & Clark 1977),表明汉语名词不够显赫,缺乏足够的激活度来大量用作动词谓语。词类转喻的长期大量使用会凝固成新的义项。汉语基本名词不像英语名词那样普遍具有动词义项,正是汉语名词作用不活跃、转类功能弱在历时层面的反映。

因此,从库藏类型学的角度讲,动词型语言就是动词显赫型语言(*verb-mighty language*),名词型语言就是名词显赫型语言(*noun-mighty language*)。

1.2 量词作为显赫词类

如果说在开放性词类(*major word classes*)层面,汉语是动词显赫的语言,那么,在封闭性词类(*minor classes*)层面,汉语,尤其是部分南方方言,是量词显赫的语言。

汉语个体量词的国际通行术语是“数量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分类词”一名揭示其词义具有按形状等特征给事物分类的意义,而 numeral 或“量词”则反映了该类词所占据的位置是计量单位词(measure words)的位置(比较:三粒米~三斤米)。这个通行术语反映了量词具有两类相关度不高的功能(计量和分类),而从现代汉语的使用现状看,量词的主要功能既不是计量也不是分类,而在于个体化(详见刘丹青[2008]及所引大河内康宪[1993/1985]文)。量词的个体性在例(1)中表现得最明显:

- (1) a. 我招了个/些研究生(很聪明)。~b. 我招了研究生(*很聪明)。

(1a)句宾语带泛用量词(general classifier)“个”或复数量词“些”,基本没有分类作用。但带了量词,就指向特定个体,因此可以在同句中被后面的谓语“很聪明”所陈述;而(1b)句“研究生”没带量词,就只指类而不能指个体,因此无法再在后面用谓语对其进行陈述。由此可见,量词这个功能性词类,已经不是一个单一语义范畴,而是一个至少包含了计量、分类、个体化多重功能的语类,其中个体化作用尤为凸显,而个体化在其他语言中是由数形态、冠词、量化词等手段实现的,其分类功能在某些语言中没有专用手段,但在班图这一类语言中是由名词的类别前缀及与名词组合的其他词类的类别一致关系来表示的(参看 Rijkhoff 2002:34-35)。这种多功能性,已使量词成为比较显赫的词类。更重要的是,量词在数词和名词之间的使用已经成为强制性句法规则,使得量词在数词出现的地方无所不在,也出现在数词并不出现的场合,如指示词之后(这本、那些),强化了这一多功能范畴的显赫性。

作为一个显赫的词类,量词还扩展到了其他一些功能^①,或帮助实现这些功能,而这些功能在其他语言中可能是由其他范畴的手段来完成的。

(一) 量词可以接受重叠操作表达全称量化,形成 CC(个个),一 CC(一个个)、一 C 一 C(一个一个)、NCNC(两个两个)等全量的小类形态。除了个别兼量词的名词(人人、处处、时时)和数词“一”(一一进去)外,量词是汉语中唯一能独立承载全称量化形态的词类。这些形态可以单独作为名词性全量单位使用(个个都同意),也可以作为名词的量化限定词使用(个个学生都同意),有些形态也能作状语(一个一个地进去),还发展出指多量的状态性谓语用法,如“公园里红花朵朵,绿草片片”“田里的稻草一堆一堆的”。

(二) 量词可以跟指示词一起组成指量短语,在有定的定名短语中代替“的”作为临时的定语标记,用在领属定语、关系从句等定语和核心名词之间,这类功能在其他语言中常由领属语标记、关系代词等一类成分表示。如:

(2) 小张这份申请书 | 公司昨天新聘那个员工 | 正在钓鱼那位老人

不过在这种结构中,指示词的作用大于量词,因为可以单用指示词而不能单用量词,如:

(3) 小张这申请书 ~ * 小张份申请书

但是在与此有关的下一功能中,量词的作用就必不可少。

(三) 在用法(二)的基础上删除核心名词,量词成为有定的定名短语中的支撑代词,它不能省略。这类功能在其他语言中常由关系代词或支撑代词(如英语 one)等表示。如:

(4) 小张这份 | 我这杯 | 公司昨天新聘那个 | 正在钓鱼那位

在吴语、粤语等非官话方言中,量词的地位更加显赫,可称超级显赫词类,覆盖了很多在其他语言中属于不同范畴的功能。下面以苏州吴语和广州粤语为例择要说明。

(一) 量词不带数词/指示词单独充当名词语的有有限定词,

用在主语等有定名词常出现的位置,这种限定功能在冠词语言中通常由定冠词担当。如:

(5)〈苏州〉 a. 本书弗见脱哉。(这/那本书不见了) b. 拿本书看完哉。(把这本书看完了)

(6)〈广州〉 a. 件衫好靚。(这件衣服很漂亮) b. 食晒啲生果(吃完了那些水果)

(二) 量词单独做论元,用于主语等位置,直指或回指一个有定的对象或(用动量词时)一个行为事件。这种用法至少见于吴语。其中的回指功能在其他方言中常由第三身代词担当,而苏州话的第三身代词一般不能代替非动物名词,量词的这一用法部分弥补了这一限制:

(7)〈苏州〉 a. 张是啥个纸头?(这一张是什么纸) b. 趟我弗曾去。(那次我没去)

(8) A. 睇本书是小王个。B. 弗对,本是我个。(这本书是小王的。一不对,它是我的)

(三) 量词可以在有定的定名短语中代替“个”(相当于“的”)作为临时的定语标记,用在领属定语、关系从句等定语和核心名词之间,这类功能在其他语言中常由关系代词一类标记表示,在普通话中要用“指示词+量词”,在吴语、粤语中可以只用量词。如苏州话:小张本书(小张那本书)、红通通件衣裳(红红的那件衣服)、咬人只狗(咬人的那条狗)。

(四) 在用法(三)的基础上删除核心名词,成为有定的定名短语中的支撑代词,这类功能在其他语言中多由关系代词或支撑代词等担当,在古汉语中有些可以用“者”表示。如苏州话:小张本、红通通件、咬人只。

综上所述,量词作为多功能超级显赫范畴在汉语及方言中的语义句法功能相当于其他语言中许多种范畴的表达手段:代名词、指示词、数形态、量化词、分类形态、定冠词、领属语标记或属

格形态、关系代词、无核关系化标记等等,显赫范畴的扩张力展露无遗。其中有些与量词的原型功能较接近,是扩展范畴,如与指称、量化、称代有关的功能;有些已经是它的边缘功能,离量词的原型功能已经较远,如作为关系代词、定语标记类的功能。

§ 2. 显赫的短语结构、句子及句子组合

2.1 动词短语层面,汉语连动结构比并列结构和主从结构显赫。

如果两个动词性成分 VP 组成一个短语,既非动宾亦非主谓,按西方的传统语法,它们不是并列关系就是主从(偏中)关系。前者两个 VP 地位并列,后者以一方为核心,另一方为依附于核心并受其支配的从属语(状语或汉语某些补语的小类)。但是,在许多非印欧语,特别是汉藏、班图等亚非语言中,VP 之间的关系还可能介于并列和偏正之间,无法非此即彼地划归这两类之一。它们被称为连动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其中很多连动结构的两个 VP 可以从语义或语篇作用上分出一些轻重,这些连动式可以归属主次关系(cosubordination),这是融合 subordination(从属,主从)和 coordination(并列)两者词形而造的术语。还有些连动式难分主次,语义上更靠近并列关系。

连动式区别于并列式的主要特点是:1)两个 VP 的语序不能颠倒。2)不用连词。

连动式区别于主从式的主要特点是:1)一方不依赖于另一方而出现。2)没有任何表从属关系的形态(如分词)或虚词(如状语或补语结构助词)。

梅广(2003)曾以并列连词“而”在上古汉语中的广泛应用和在后代的显著萎缩为依据,认为先秦汉语是并列型语言,中古以后的汉语为主从型语言。我们同意他的前一个判断,上古汉语在

动词短语方面确实是并列型语言,上古连动式不发达(张敏、李子湘 2009);但是不完全同意他的后一个判断,因为中古以后的汉语应以连动为特征。至于主从,本身是人类语言更具有普遍性的范畴,在先秦和后代都存在,都算不上特别发达。汉语史上真正的类型演变是并列式由盛而衰、连动式由弱而强。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为代表:

(9) 竭泽而渔。(《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

(10) a. to drain the pool and catch the fish

b. to drain the pool to catch the fish

(11) 排尽湖中或池中的水捉鱼。(《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竭泽而渔”条释义)

在例(9)所代表的上古汉语中,两个有先后关系、方式-目的等关系的动词性成分 VP,必须有并列连词“而”来连接,这个“而”很难省去(*竭泽渔)。显示上古汉语是并列结构显赫的语言。在英语中,表达该意可有二途:或用并列连词 and 来连接,形成(10a)那样的并列关系;或用不定式标记 to 来连接,形成(10b)那样的主从关系(to catch the fish 做目的状语)。反正英语中这两个 VP 不能直接组合。可见英语中并列和主从都是显赫范畴,连动结构则不存在。而在现代汉语中,此义最自然的表达就是让两个 VP 直接组合构成连动关系,即(11)。这种直接组合既构不成并列结构,加不进并列连词;也构不成主从结构,加不进状语标记“地”(*排尽湖中或池中的水地捉鱼)或补语标记“得”(*排尽湖中或池中的水得捉鱼)。这典型地反映了现代汉语连动结构显赫的类型特点。

下面进一步分别分析现代汉语中连动优于并列和主从的表现。

现代汉语 VP 的并列受到两大根本性的限制(详见刘丹青 2010b)。

首先,动词的直接并列(不带连词)受到很多制约,包括节律的制约。“单音+单音”的并列基本是复合词,不能随意组合,有“吃喝、吵闹”而没有“喝吃、闹吵”,也没有“唱跳、坐睡、炒煮、看听、说骂”等等。双音动词直接并列限于“双+双”,而且基本限于词内结构相同的,如“挺胸叉腰、腐化糜烂、胡编乱造”等(储泽祥等 2002),接近于复合词。而“单+双”(* 吃睡觉)、“双+单”(* 收听看)等都是严格排斥的,而句法并列理论上不应有这样的限制。

其次,带连词的 VP 并列结构也备受限制,因为普通话不存在等立型的动词并列连词。“而”主要用于形容词而且有浓郁书面色彩,连接动词时主要表转折(答应而没有去~ * 答应而去了)。“并”主要表弱递进(讨论并通过~ * 每个人都要吃饭并睡觉)。而最中性的连词“和”主要用于名词语、至少是论元位置的动词语(吃饭和睡觉都是人生的必需),不能自由地用作谓语(* 他吃饭和睡觉了),参阅朱德熙(1982:157),储泽祥等(2002)。

比较一下上古汉语。“而”是个用途广泛的谓词并列连词。“而”连接的 VP,基本上都可以用英语 and 一类谓语并列句表达,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绝大多数无法用并列连词来连接。有一小部分正好符合现代的直接并列式,有很多则在普通话中须省去连词成为连动句,如(引自蒲立本著,孙景涛译,2006:49—51,附本文作者今译):

(12) 犹缘木而求鱼也……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

(《孟子 1A/7》:好比攀着树[]抓鱼……)

(13) 弃甲曳兵而走。(《孟子 1A/3》:丢了铠甲拖着武器[]逃跑)

(14) 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 1A/4》:这是带着野兽[]吃人)

以上“而”字,在古汉语中以不省为常。(12)同一组合第二次

出现且用于话题位置,才省去“而”字。古汉语连动式不发达,“而”的广泛使用是重要因素(梅广 2003)。而在普通话中,这些动词语多为直接组合,加不进并列连词。这些不用连词又不能互换位置的多 VP 结构,不是并列式,而是连动式,它们显示了连动式在现代汉语中的显赫地位。

连动式作为现代汉语中的显赫结构,不但用于古汉语或其他语言中以并列连词连接的短语,而且用于其他语言中以主从结构(状中关系)表达的短语。

(12—14)句的今译,在前的 VP 都用到了持续体助词“着”。而这种作为连动式 VP₁ 体标记的“着”,还扩展到了下列用例中:

(15) 站着说|笑着说|炒着吃|开着窗户睡觉|唱着歌走路|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些带“着”的 VP₁,表示的不是一串连续行为的前一行为,而是表示后面主要行为 VP₂ 的伴随动作或状态,属于方式范畴。在主从关系显赫的语言中,这类带“着”VP 通常会译成某种从属成分(状语)——分词、介词短语(介词+动作名词/分词)、副词等。如“笑着说”可以说成英语的 to say with smile, to say smilingly,“唱着歌走路”在英语中可以说 to walk singing, to walk while singing 等。在阿尔泰语言学中,作状语的动词形态称为副动词,即转化为副词功能的动词(近似于分词)。在元代蒙古语文本的直译体汉语中,有些副动词短语用汉语的动词带“着”来表示(祖生利 2002),这就说明元代的双语译者已经意识到汉语的“着”的表达功能与蒙古语中的副动词标记有交叉之处。但是,正如祖生利所说,“着”本身是动态助词,不标记动词和其他动词的关系。相应地,“V 着 VP”也不是状中结构,而是连动结构,与主要谓语至多构成主次结构而不是主从结构。

现代汉语的连动结构,其核心语义是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动作连续进行形成一个整体事件,如“他昨天吃了饭去公园和一帮